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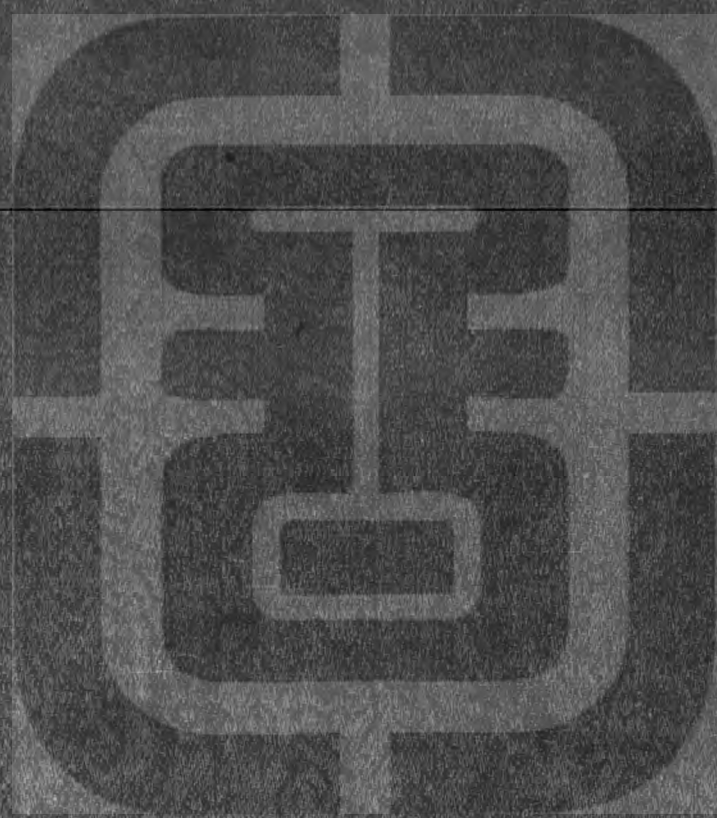
續

通

志

宋列傳

第 九 十 八 冊



中書臣顧宗泰  
編修臣陸伯焜恭校

卷四百

續通志

列傳

一百三十四

宋

杜範

楊

簡

錢時附張

處

呂

午

子沆附

吳昌裔

汪

綱

陳

宓

王

寔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舉進士。調金壇尉。歷遷軍器監丞。入對。因言國家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

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願信用名儒。以所講明者。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其所彈

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頌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紀綱日以壞矣。理宗深然之。鄭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

之譽以固寵。官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不行。棄城者巧計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相剽劫。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入於闈。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售其姦。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

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啟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抗疏自辨。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改範起居郎。範以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即上疏謝歸。嘉熙二年。差知寧國府。適大旱。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粟。民賴以安。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

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以計擒斬之。餘衆悉使歸。還朝。首言旱暵薦臻。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風。北兵乘勝而善鬪。羣盜假名而崛起。疆場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言功。敗則掩覆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近者災異示變。民怨日深。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皆由曩者權相竊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所欲為。以致於此。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宜

反躬悔過。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歛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贓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極言之。歷遷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益抗言無隱。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共政。遂去。帝遣中使召回。嵩之令諫議大夫

留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高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為不便。範奏曰。三四十一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乃近年之弊政。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儲材能。

嚴薦舉。懲贓貪。專職任。久任使。抵僥倖。重閫寄。選軍實。招土豪。疏溝洫。治邊理財。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為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為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記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曰清獻。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陸九淵道過。

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  
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司理。治獄中平  
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鞠之。簡白無罪。命鞠  
平日。簡不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  
者朱熹薦之。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  
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  
軍政大修。歷知樂平縣。興學訓士。楊石二少年為民害。  
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  
恥。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會斥丞相趙汝愚。簡上書

言之。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中。歷遷祕書省著作佐  
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  
之道。詔以旱蝗求直言。簡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除將  
作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  
未行。求外補。知溫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勢家第  
宅障官河。即日撤之。為治紀律嚴明。而廉儉自將。常曰。  
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問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  
如父母。咸畫象事之。累遷將作監。轉朝散大夫。金人大  
饑。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

按楊簡受學於陸九淵其學以本心為主宋史失載今增輯謹加案聲明

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中土故民。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累進寶謨閣直學士。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累加中大夫。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受學九淵。其學大抵發明人心。按簡受學九淵。其學以本心為主。見簡所著慈湖集。乃其生平大端。宋史失載。今依補傳例增輯。其論治務最急者有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

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門人錢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羣。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



理學。歷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其學亦以發明人心為主。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特薦之朝。授秘閣校勘。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轉對。數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

張虛。字子宓。慈溪人。舉進士。授州教授。為浙東帥屬。帥督新昌舊逋。虛言越人之瘠。宜咻噢撫摩之。今夏稅當寬為之期。尚可理舊逋耶。力辭不行。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改太學正。時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轉對言立國

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鏗薄。而拂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革之。歷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諸將所以備患。使枵腹盼盼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時以早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為祖宗所不敢為者。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圯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不知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

切之政。駭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為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本已脫。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凡此皆有累祖宗仁厚之德。此早勢所以彌甚也。歷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一在守戰之不決。一在用將之不專。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決滯訟。衆悅服。徙知處州。皆有惠政。移温州。力辭。遂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使幕中。尋主管玉局

觀。端平初。召為國子司業。兼侍講。八陵來復。請乘時遣官。肅清祇奉。遷國子祭酒。以為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月令之書。不為無助。乃因已講者為十二卷。乞按月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下而卒。詔贈四官。謚曰

文靖。

按兩浙名賢錄。虛卒。謚文靖。宋史不著其謚。今據補。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舉進士。授烏程主簿。調當塗縣丞。會司理攝蕪湖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奪縣民為言。守吳柔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有公積。不可謂奪民。卒從午請。陳貴誼守太平。屬午安

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辟為幕屬。僑行部。以田事  
迂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還當塗。監温州天富北監鹽  
場。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午自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  
良朋留之幕。良朋旋兼沿海制置司事。海寇未平。良朋  
問策安在。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即還。軍獲寇物。官盡  
拘收。乃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  
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差知龍陽縣。豪民陶守  
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運使罷。  
以午護印。半年不注官。午力辭。差監三省樞密院門。除

太府寺簿。帝親擢監察御史。疏論鄭清之喪師。周葵在  
淮東坐視。不出兵應援。葵以為午黨。京湖制司。而史嵩  
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  
討官。出知泉州。嵩之既怨午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  
刑。嵩之令鄧咏。嗾董復亨論罷之。提舉崇禧觀。再移浙  
東提刑。復為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嵩之不欲午在  
經筵。乃與言路密謀撼之。午即治裝去。帝手詔趣留。由  
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奉  
大夫。卒。累贈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沆。字叔朝。以恩

補將仕郎銓試第一。授黃巖縣主簿。改知於潛縣。重囚逸。聞沈至。自歸。歷遷尚左郎官。賈似道議行公田。彗星見。沈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闕子。沈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調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罷之。久之。與雲臺觀德佑元年。召赴行在。沈不復出。卒。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逐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往從之。授閩中尉。利路轉

運使曹彥約。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於他州。昌裔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之講說。祠周程五子。士習丕變。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方士。斥羨錢買良田備旱。通判眉州。攝郡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核兵籍。興社倉。郡政畢舉。興元帥趙彥呐。議東納金將武仙。西結秦鞏。按金鞏。昌總帥。汪世顯前屢求內附。趙彥呐為力。請數四。見彥呐傳。此云西結秦鞏。蓋謂世顯也。謹識。昌裔力辨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平元年。入為軍器監簿。遷太常少卿。兼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

按西結秦鞏。蓋指汪世顯為鞏。昌帥屢求內附。事今據趙彥呐傳附識。謹加案聲明。

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人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為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為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士氣銷與。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衰。助國脈也。趙善湘之子汝樵。汝梓。爭常州及平江田。株逮百餘人。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劾罷之。冬。沔雷。春。大雨雪。昌裔草疏。凡上躬缺失。宮掖嬖私。

廟堂除授。皆以為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此陰類。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實規模。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連劾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知遂寧縣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債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帥臣趙彥。叻年老智衰。其子淫刑贖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又歷言三邊之事。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改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為謀者。數讒之。以權工部侍郎。

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或曰：此李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出關，忽得疾，授祕閣修撰，知嘉興府，改贛州，辭。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復辭，改知婺州。婺告旱，減騶從供帳，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及錢賑之。以寶章閣待制致仕。卒。昌裔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嫻習。初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和三諫詩以侈之。甫七閱月，遂遷，莫不惋惜云。後謚忠肅。

汪綱，字仲舉，黔縣人。簽書樞密院勅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力言其不可。復中湖南轉運司試，調桂陽軍平陽令，縣連溪峒，蠻蜚與居，綱一馭以恩信，首罷科罰之害。桂陽歲貢銀，平陽當三分之二，綱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惡少入境，彊貸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為援，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

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惶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賑糶。民賴以安。歷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以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為糶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抑及部使者列綱為一道荒政之冠。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宣宗初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

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令盱眙守臣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朝論避之。歷知高郵軍。陛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湖澤輿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

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提舉淮東常平。請弛淮米越江之禁。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宜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運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因訪綱備禦所先。綱言淮地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為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宜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貸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

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不安風土。不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為守。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費。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闈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淮東煮鹽之利。歲久敝滋。鹽司窘不能支。綱決擿隱伏。密為制曲防課。乃更羨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核名實。警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以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



提點刑獄蕭山有古運河。沙漲三十餘里。綱開浚之。復創插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闈。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民大便之。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間寢蕩。瀕海藉塘為固。隄岸易圯。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請於朝。力清隱占。而湖田始復。又謂是邦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義手。勤教閱。增置甲兵。威聲赫

然。理宗即位。累加寶謨閣待制。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及緡錢賑之。蠲租六萬餘石。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為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為欺。宜有以轉移之。權戶部侍郎致仕。卒。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遇事立決。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為文尤長於論事。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也。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子。少嘗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知安溪縣。嘉定

七年。入監進奏院。上封事。言宮闈儀刑有未正。朝廷權柄有所分。政令刑賞多所舛逆。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指陳故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宓遂請罷歸。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改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

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以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卒。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嘆曰。世讐未復。何以好為。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奏宓事先帝。論諫切直。宜

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詔贈直龍圖閣。  
王震。字定叟。東陽人。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  
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喬行簡喜曰。吾為朝廷得一帥  
才矣。授承節郎。從鄂帥鍾興嗣。為隨軍都錢糧官。尋守  
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塹。辟置幕下。淮右兵叛。遣震  
招諭之。震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夤  
緣關節。冒濫防守江面。全藉正軍。義勇民兵。特可為聲  
援。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宣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  
江岸創屋居之。使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既廢。平居則無

以稽其虛籍。冒請之弊。無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緩急  
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聯其逃陳不進之心。  
此尉繚子所以著束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為要者。謂  
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為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  
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即位。特差充浙西副都監。湖州駐  
劄。鎮江都統趙勝。辟為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  
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震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  
之日。至則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賊氣為懾。  
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節制黃莆後營。彈壓諸道。

軍馬諸道兵三十萬。將往收復楚州。震帥所部為犄角之助。大帥薦之。召試。為閤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模。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模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弊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迁意。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終成遺

患。輕敵開邊。屢致債軍。規模之切要者。不滿人意如此。誠能懲舊圖新。規模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可收恢復之效。帝嘉其言。遷武功大夫。出知濠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北兵至浮光。朝論以為震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與敵大戰于謝令橋。光人遂安。除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震固辭。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閤門舍人。尋加達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

按文獻通考孝宗時置十六衛號環衛官在內則兼帶在外則不帶王寔既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無帶是職蓋異數也謹加案聲明

論遊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流民為盜。寔勦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寔以為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緩發。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讒者益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即有齊安之命。寔以秋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乃授帶行左領軍衛上將軍。按文獻通考孝宗隆興以後。復參舊制。置十六衛。號環衛官。如係節度使。則領左右金吾衛上將軍。承宣使。則領左右領軍衛上將軍。在內則兼帶。在外則不帶。寔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兼帶是職。蓋異數也。謹附識。充沿江制置副

使司計議官。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既危。則堂奧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城。滁陽置于宣化。不報。卒。初其父析業。寔獨以讓其兄。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

續通志

列傳 一百三十五

宋

高定子

高斯得

張忠恕

唐 璘

高定子。字瞻叔。邛州蒲江人。嘉泰二年。舉進士。授郵縣主簿。吳曦畔。乞解官養母。曦誅。攝府事。宇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調中江縣丞。父疾。衣不解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服除。辟丹稜令。改監資州酒務。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寬權酷。弛麻菽舊征。水潦洊饑。發縣廩給諸

富家。俾以時價糴。斷獄明決。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字。制置使鄭損。剛愎自用。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罷市。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貿易。賴之。况又隆興間得旨為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舊貸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乃釋然。差知長寧軍。長寧地接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消井鹽利。來者往往因以自封殖。制置司又權入其半。定子力爭於制置使。得蠲重賦。改知綿州。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

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州趨緜州。以闖成都。安撫使黃伯固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二州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清塘嶺。鉞遂就擒。已而劔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乃下令招潰卒。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乃令帳下率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至。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復慰安其將曰。諸軍至此。以無糧故。吾州當任供億。皆曰敵將復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

我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功報國之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為罪滋大乎。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闕寺觀祠宇。以舍之。以功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極言時敝。時史彌遠執國柄久。其奏有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對。人為定子危之。定子曰。幸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遷刑部郎中。尋以直寶謨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上疏。

論邊事甚周悉。歷遷太府少卿。計度轉運副使。有事明堂。天大雷雨。詔求言。定子反覆論敬懼災異之意。遷司農卿。入對。言內治不修。外懼不謹。近親有豫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脈。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證。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思出奇乘險。求為水陸可進之策。兼樞密都承旨。又遷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累言邊事。遷起居舍人。尋兼中書舍人。參贊京湖。



江西督視府事。累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尋兼直學士。修孝宗寧宗日曆。書成。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時禮部尚書杜範。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稱。或乞身求去。或卧家不出。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補耳目之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乞速返李韶。以開不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以資政殿

按宰輔表載高定子為參知政事。不言其曾轉官致仕。未為得實。謹加案聲明。

學士。轉一官。致仕。按宰輔表。於執政拜罷。其致仕者。亦併書之。高定子以淳祐三年正月。權參知政事。於七年八月。書參知政事。高定子卒。不言其轉官致仕。則似定子終於參政時也。謹附識。卒。贈少保。

高斯得。字不妄。邛州蒲江人。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州路觀察推官。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端平二年。稼死事於沔。時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號泣。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哀傷不已。無意仕進。李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為史館檢閱。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主簿。

按淳祐宋史記淳熙政續通  
鑑四朝國史成於理宗淳祐  
二年今據改謹加案聲明

時丞相史嵩之柄國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迁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為美談。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祐二年。按宋史記作淳熙淳熙乃孝宗年號也。考續通鑑高孝光寧四朝國史。理宗淳祐二年書成。上之。據此當作淳祐。今改。謹附識。四朝帝紀書成。嵩之妄加毀譽。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濟王事。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然書已登進。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添差通判台州。範既入相。召為太常博士。遷祕書郎。六年正月朔日食。斯得應詔言嵩之大姦嗜權。巧營奪

服。陛下奮獨斷而罷退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荒。或請勒休。乃一切寢而不宣。迨人言不置。然後龜勉傳諭。委曲誨姦。俾於襲經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是以訛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難測。大姦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及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斯得又言大臣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庇邪。喜同惡異。任術詭道。樂媮憚勞。陛

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為清明之累。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又言羣臣龐雜。宮禁奇衰。黷貨外交。坐視不問。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覷之漸。於是羣儉悚懼。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差知嚴州。遷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堅等七人。以勢厲民。疏上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辭免。奏曰。臣劾奏趙善瀚等七人。未聞報可。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沈堅者。簽書樞密院事史

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劾吏不行。豈可反叨易節。乞併臣鐫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上。七人竟罷去。移湖廣提點刑獄。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攸縣豪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強賊。劫殺平民。斯得按治之。衡老壻吳自性。與衡老館客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櫬。斯得復正其罪。具得自性等賄通省部吏胥情狀。黜配二十餘人。加直秘閣。湖南轉運判官。改禮部郎中。權左司。因水災。言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迂旨。諸臣。遏

絕衰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遠佞臣。絕其干撓。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時上書言事者衆。或惡其謹諷。遂謂空言無補國事。斯得因轉對論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推壓姦衰。外則銷遏寇虐。顧以為無補於實政乎。空言之譏。好名之說。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以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踰年。為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

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愧。遂罷之。召為司農卿。改秘書監。除浙東提舉常平。彗星見。應詔言。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乃大水為災。連年旱暵。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賈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又論罷。復遷秘書監。擢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進讀時。每於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宗基業之難。必反復陳之。元軍下襄陽。斯得疏

論言事。最為切要。遷工部侍郎。求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陷危。疏言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指陳時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進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賈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簿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謂簿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當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因乘間罷。斯得而宋

亡矣。

張忠恕。字行父。右僕射浚之孫。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時韓侂胄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再調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改通判沅州。知澧州。開禧末。入為籍田令。雷雨壞太廟。鴟吻。忠恕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歷遷司農丞。知寧國府。夏旱。請于朝。得度牒及米。核戶口。計歲月。嚴戒諸邑。諭大家。發蓋藏。以賑之。後以言去。主管冲佑觀。起知鄂州。歷遷戶部郎官。入對。極言邊事。理宗即位。忠

恕移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既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宗哲宗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強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不必援是以請詔羣臣集議廟制忠恕謂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于今日於禮無稽寶慶初詔求直言陳八事一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災異疊見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為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寧考以嫡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

純服吉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吉凶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滋甚三曰太母方卻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為詩什非所以表儀天下四曰陛下方在疚大昏之期固未暇問然當豫講夙定望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然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六曰近幸儉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

為好名歸過。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鳩毒。七日。當今名流搜羅未廣。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閹官。猶或間見。今樞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己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却行而求前也。疏入。朝紳傳誦。始魏了翁嘗勉忠恕以植立名節。無顏家聲。及是歎曰。忠獻有後矣。真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其伯父栻。

告孝宗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忠恕自知不為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祕閣知贛州。抵郡兩月。言者指為朋比。落職。紹定三年。復原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卒。了翁嘗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撥繁剗劇似其父杓。斂華就實。有志義理之學。則嘗有聞乎栻之教矣。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舉進士。時臺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調吳縣尉。縣有勢家治園。將鑿渠通舟。謬言古有渠。常平使者

主之璘視乾道故籍。則誠民田也。力爭。迂使者意。移  
監縣稅。璘遂以直聞。調瑞州學教授。崇禮讓。後文藝  
士翕然知嚮。監行在樞貨務門。辟淮東運司。催轄綱  
運官。屬出師楚州。捷聞。以金人據淮陰。時議欲乘勢取  
之。璘言捷奏多誇。今李全黨出沒漣海。謀結北邊。政欲  
迭出撓我。憂方大爾。淮陰堅壘。我士疲丁困。可一拔  
得乎。恢復美名也。而賈實禍。竊危之。不聽。遂出師。士卒  
死傷者六萬。知晉陵縣。隣州田訟。至有泣愬。諸使願送  
晉陵可否者。累擢監察御史。疏言天變而至於怒。民怨

而幾於離。海宇將傾。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  
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鄭清  
之。不顧民命。輕挑兵端。委政厥子。內交商人。大開賄路。  
姻戚干預邪謀。不顧國事。宜加誅戮。以為不忠者戒。崔  
與之操行類楊綰。力不逮心。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  
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賢相。以副人望。又請號  
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自是彈  
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  
昌。招權納賄。乞削籍廢棄。又言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



姦庸及李鳴復交結權貴。會杜範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璘遂力勾外。授廣西運判。改知嘉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就詔璘察訪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揭榜馬前。咨所部利害。戒土豪團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燎舟之具。人人思奮。即選將總二州兵舟以耀敵。檄當塗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糴。續生券。奏損總領所錢二十萬。緡助江防。軍聲大振。尋遷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畧安撫使。梅州寇作。璘示以威信。寇尋息。江淮旱。議下廣右和糴。璘言公家赤立。糴本

無所辦。恐日取於民。必至召釁。重朝廷憂。擢太常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唐介再見。立朝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初璘擢御史。趨避不敢詣闕。母問之。璘曰。御史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迂權貴。恐貽大人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故璘居官大節。母教為多云。

